

从“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 度量词的相互搭配^①(一)

龙 涛¹, 杨逢彬²

(1. 海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 海南 海口 570228; 2.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龙 涛(1966-), 男, 湖南邵阳人,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 武汉大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研究; 杨逢彬(1956-), 男, 湖南长沙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摘 要] “数+度量+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 同一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 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 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 前者从空间属性角度对事物“类”的计量分割, 与度量词使用中的“利益原则”, 造成了个体名词与之搭配度量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语义变化; 而后者三个不同层次上的语义特征“[±有生]”、“[±个体同质]”、“[±属性突显]”, 制约了个体名词内部次类同度量词的搭配选择, 并由此给个体名词进行了下位划分。

[关键词] 度量词; “连续”性范围量; “个体性”; 属性突显; “有生”; 同质性个体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3-0317-06

一、“三斤鱼”的歧义与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个体名词直接受数量词修饰所形成的“数量名”结构, 有时在事物所指上存在歧义现象:

(1) 三斤鱼/三十平米房子

前者可指一条鱼, 也可指好几条鱼; 后者可指一间房, 也可指几间房; 它一般只发生在个体名词直接受度量词修饰这一层面上, 表现为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所计量对象数量与事物的个体量不存在对应关系。这种歧义现象表面上看是“数+度量词+个体名词”结构的量表达与个体量的不对应性, 但深层却是这种结构本来就不注重对个体名词所指“个体性”(individual)事物的个体形式的量表达, 即前者是果后者是因。这是因为, “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数量, 例如鱼的“一条”数量, 本身是能显示出“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 如鱼的“个体性”从个体单位“条”中显示出来。个体名词与度量词搭配时所指个体性事物的这种弱个体性变化, 引起了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 (1)个体名词搭配度量衡量词时, 所指事物的这种弱个体性语义变化, 一定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 并可与此歧义途径相互佐证。(2)“弱”是一种负面状态, 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个体性变弱了以后, 它又在正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语义状态?(3)什么因素造成了个体名词搭配度量词时所指个体性事物的弱个体性变化?(4)这种弱个体性语义变化是否有益于揭示更深层次的语法现象?

二、个体名词分别搭配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的语义区别

我们先从上述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切入点是:从能直接受度量词修饰的个体有生事物名词与个体无生事物名词中,分别选取名词“鱼”与“房子”和“花”,它们的所指都是“异质”(heterogeneous)事物;先预设一个语境“一条鱼重三斤”、或“一间房子面积为三十平米”、或“一亩花有上万朵”,那么处在这个预设语境中的三组指称形式“三斤鱼/一条鱼”、“三十平米房子/一间房子”、“一亩花/上万朵花”,各组前后结构中的名词所指,是否分别都具有同指性?它们在语义上是否还有其他什么重要区别?而这几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的语义状况,能否反映出其他个体有生事物名词与个体无生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的语义状况?

(一)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加个体量词时强调个体性事物的异质与个体性,加度量词时强调个体性事物的属性与该事物在这一属性基础上的同质

1. 先看所指称对象的事物性质:(1)这些名词加个体量词时,侧重的是事物的“个体性”(individual),或者说指称的是一个异质(heterogeneous)“有界”(bounded)事物。它们的所指,各事物内部组成部分各不相同,事物不可切分;事物内部也都不可增加或伸缩;但这些事物皆可重复,如“三条鱼”的所指就是由一条一条的鱼经重复而来。(2)这些名词加度量词时,指称的是同质(homogenous)“无界”(unbounded)事物。这可通过它们加度量词时可存在的转喻性指称用法看出。如买了三斤鱼,哪怕是三斤鱼块或鱼头或鱼尾,我们都可说是买了“三斤鱼”。这“三斤鱼”中的鱼,可以切分与伸缩,而切分或伸缩后的事物仍可用“鱼”来指称。这表明加度量词时,人们已将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内部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了该事物整体的同质部分去切分或伸缩,并自然可与该事物一起用同一个名称来指称。

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所指事物之所以存在转喻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加度量词时,人们着重指这些个体性事物某种主要的属性,并关注个体性事物的内部组成部分是否具有这一属性,事物内部组成部分如具有这一属性,则可能被视为同质部分,事物各构成部分的异质性就会受到忽视。例如“三斤鱼”的“鱼”着重的是鱼的肉质,而鱼尾或鱼块等与个体性的鱼一起都具有人们所关注的“鱼”的肉质属性。另外,例如一亩地中的上万朵花与花中夹杂的其他少量异类植物,所要指称的事物上万朵花在这个指称范围中如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就会消减人们对这个范围中的异类事物如少量其他植物的异质性感知,而主要感知到这个指称范围中具有显著性的“花”属性,并用表示这个具有显著性位置的事物名词来指称这个范围类的所有事物,例如可用“一亩花”来指称。可见,个体名词加度量词以后,个体名词的意义侧重于表达“个体性”事物的某种主要的属性或具有显著性的属性义了,在“属性”这一点上异质“个体性”的事物被视为了同质的“无界”事物,而对事物异质部分的感知则受到忽视。因此可知这些本是异质的事物,为何此时却可以切分、伸缩与不能重复了。

2. 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度量词(与数词一起)不只是对事物的一种计量,更是对事物空间属性(如长度、高度、面积等)或隐喻性空间属性(如重量、质量、时间、级别等)方面的修饰。这种属性义是被修饰的名词本来就具有的,而“数+度量词”只不过是形式上将它表明而已。我们可通过“数+度量词+个体名词”的平行格式将它更明显地表露出来:

(2)三十平米房子 → 三十平米的房子/三十平米房子 → 三十平米大/大小的房子/三十平米房子
→ 房子大/大小三十平米

而比较个体名词同个体量词的搭配,却一般没有这些形式:

(3)一间房子 → 一间的房子(×)/一间房子 → 一间大/大小的房子(×)/一间房子 → 房子大/大小一间(×)/一间房子 → 房子一间(√)

因此,“数+个体量词”只是对“个体性”事物的计量,而“数+度量词”则还可以是对“个体性”事物的属性方面的数量修饰。而后者所形成的一些固定性的短语形式中,这种属性义极为明显。且这时其主要功能

已非对事物的计量,而主要表事物的某个空间属性(包括隐喻性空间属性)方面的数量性质:

- (4)三尺(长的)大刀 / 三寸(长的)匕首 / 七十二英寸(宽的)彩电 / 一点二英寸(宽的)彩屏手机 / 三百六十度(大的)空中转体动作 / 八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 // 万吨(重的)货轮 / 万年太岁 / 九段(高的)棋手 / 五级教授

在上例中,“大刀”、“匕首”讲长度,“彩电”、“手机”讲究屏幕宽度……等等,在这种结构中的个体名词,都侧重它们作为“个体性”事物的某方面属性,而不表达它们作为“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

(二)根据(一)小节,个体名词加个体量词时它的事物所指具有“个体性”而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由于个体名词所指不表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而侧重个体性事物的某种属性。但属性一般是事物以类的形式表现出的属性,因此,加度量词时该个体名词所指,其实是个体性事物的“类”或以“类”形式出现的个体性事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形式表现是,在所有量词中,只有度量词前面的数词在非平均数的数学运算的情况下可以是小数:

- (5)三斤鱼 / 三点一斤鱼 / 三点二斤鱼 / 三点三斤鱼 / 三点四斤鱼 / …… / 四斤鱼
三尺布 / 三点一尺布 / 三点二尺布 / 三点三尺布 / 三点四尺布 / …… / 四尺布

或者是上下位层级单位的度量词共现:

- (6)三斤一两鱼 / 三斤二两鱼; 三尺一寸布 / 三尺二寸布

像“三十平米房子”、“三斤鱼”这样的个体名词加度量词的自由组合性结构的计量,可以理解为:“从‘房子’与‘鱼’这样的事物类中,选取某个空间属性如‘面积’或隐喻性空间属性如‘重量’,这个属性经过投射成某个空间平面,这个空间平面横贯于‘房子’或‘鱼’这个事物类;对这个空间平面进行切割与划分,所切割划分出的区域,就构成了‘三斤鱼’或‘三十平米房子’的所指事物。”

同时,这种针对“个体性”事物的“类”形式而不是“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分割的“连续”性质,使得其分割的结果自然与“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不具有了对应性:对“类”从某个空间平面上切割的结果,可以是大于一个个体形式的范围,也可以恰恰等于一个个体形式的范围,还可以小于一个个体形式的范围。这就可以解释“三斤鱼”、“三十平米房子”在与个体量的换算中的数量歧义现象。而像例(4)固定性结构中的个体名词,如果前面除了度量词以外,再没有其他数量结构,则都是名词的类指用法,指称的都是事物类,且整个固定性的“数量名”结构的所指也都是“无界”事物或说是事物的类指用法:

- (7)我国在六十年代就可以制造万吨(的)远洋轮了。 / 战士们三尺(的)大刀将敌人砍得鬼哭狼嚎。

(三)以上分析到的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所涉及的事物的类、事物属性与事物的同质性这三个方面,具有“意义链条”性:类→类的属性→事物同质,“链头”是加度量词时个体名词的指类用法。

(四)个体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还有另一种重要的语义变化,即这两种“数量名”结构中名词所指事物的存在领域不同:加度量词时的个体名词所指,如“三斤鱼”、“一亩花”、“三十平米房子”的名词所指,只能是纯粹“人类领域”中的事物,如社会生产、流通交易、日常生活处理等领域的事物,它们一定为“现时”意义上的人或人类所隶控;不可能是一种“现时”意义上的“自然”或“自在”物。因此加度量词时个体名词“鱼”、“花”、“房子”所指的存在领域一般不与自然领域如池塘、江湖、河流或原野、山坡等有关。而加个体量词时它们的所指,如“一条鱼”、“上万朵花”等,则不受此限制:

- (8)冰箱里的三斤鱼 / 柜台上摆着三斤鱼。

- (9)河里的三斤鱼(×) / 这水塘里有三斤鱼。(×)

- (10)河里的一条鱼 / 这水塘里有一条鱼。 / 这冰箱里有一条鱼。

这种事物存在领域上的区别,还反映在这两种结构作动词的宾语时,动词的意义类别不一样:如“三斤鱼”、“一亩花”、“三十平米房子”一般是与买卖交易、生产、物品处理等有关的行为类动词,而“一条鱼”与“上万朵花”、“一间房子”的动词所表示的意义领域远大于上述领域。

- (11)走到市场的拐弯处,买了三斤鱼 / 一条鱼。 / (走到市场的拐弯处,)不小心踢到了三斤鱼。(?) / (走到市场的拐弯处)不小心踢到了一条鱼

(五)这第三种语义变化,与前两种语义变化密切相关:“个体性”事物存在领域意义上的变化,是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发生变化的语用前提——只有在社会生产、流通与日常生活场所等这些属于“人类”的领域中,人们才有可能对这些个体性的事物,由关注它们的“个体性”与内部异质特征,转而关注它们的类与类具有的某种属性,以及事物的组成在具有这种属性意义基础上的同质性,从而忽视个体性事物的内部异质性。如在交易、流通、生产等领域,人们更关心的是鱼的肉质和房子的使用空间属性。

(六)个体有生事物名词在与度量词搭配以后,还会产生事物有生义的消失。详见第 4 节。

三、从与个体名词的搭配看度量词的语法性质及其对个体名词意义的影响

(一)度量词的计量角度、计量对象与量特征及其对个体名词意义的影响

1. 从数词与量词的排序角度,将量词分为“个体量词”与“范围量词”两类,度量词就属于所表量有“范围延展性”的“范围量词”这一类。在范围量词中,度量词的语法特征跟其他范围量词如容器量词、表形量词、不定量词、集合量词、种类量词等有着明显的区别。于计量个体名词所指的个体性事物而言,后者除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部分区域以外的“部分”量词如“节”、“层”、“段”等,各小类中尽管在计量角度与计量方式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它们都能以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集合为单位,这些单位所表的量可大体上等于“一个个体形式+一个个体形式+……+第 N 个不确定个体形式”,这些数量名结构中名词的事物所指,其个体性得到了保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这些数量名结构所指称的集体事物所发出的行为或呈现出的性状,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

(14) 这一屋蚂蚁/ 一团蚂蚁/ 三种蚂蚁/ 一些蚂蚁/ 几对蚂蚁都奋力爬了出去。

(15) 这一屋蚂蚁/ 一团蚂蚁/ 三种蚂蚁/ 一些蚂蚁/ 几对蚂蚁都有气无力的样子。

上两例中,不管个体名词“蚂蚁”跟这类量词中哪一个小类搭配,“爬了出去”或“有气无力”的,都只能是个体形式的一只一只的蚂蚁。

度量词的范围延展性,不取决于个体形式的数量的多少不定,而取决于在类别性事物的空间横截面上所切割的同质性区域的多少,——而对同质性区域的切割是“连续”性的,因此度量词的这种范围延展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不断切割的“连续”性,这表现在形式上即为前面提到的度量词存在有上下位层级关系的单位系统,而这种系统通过进位制转算,又可转化为度量词前可加小数这样的形式表达。

度量词计量的是类而非个体成员,这意味着度量词在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上存在不自足性,因此在用度量词计量“个体性”事物时,有一种既能表达“个体性”事物的类,同时还能表达“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表达方式,以补足它在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上的不自足性:

(16) 一条三斤(重)的鱼/ 一艘万吨(重)(的)货轮/ 一位九段(的)棋手/ 一间三十平米(大)的房子/ 一位九十岁(的)老人/ 一条千里长的草原

2. 由此产生一种表达用法:当计量的“个体性”事物,尤其是异质“个体性”事物较多时,人们较少考虑“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转而考虑这些“个体性”事物以类出现的形式,并用度量词来计量;当“个体性”事物较少时,除非处于精细计量的目的,人们就易注意它们的“个体性”,而不注意它们的类与类的属性,这时倾向于用个体量词而不是度量词来计量。我们将此称为度量词表达的“大”量原则:

(17) A 买了一两鸡蛋(?) // 买了一个鸡蛋(√)(假设一个鸡蛋重一两)

买了十斤鸡蛋(√) // 买了八十六个鸡蛋(?) (假设八十六个鸡蛋重十斤)

B 买了半钱黑蚂蚁(泡酒)(?) // 买了几只黑蚂蚁(泡酒)(√)(假设几只蚂蚁重半钱)

买了半斤黑蚂蚁(√) // 买了六百只黑蚂蚁(?) (假设六百多只黑蚂蚁重半斤)

C 养了三分花(×) → 养了几十株花(√)(假设几十株花的面积为三分地)

养了一亩花(√) → 养了三万一千株花(?) (假设三万一千株花面积为 一亩)

当然,有些事物多量时也不能加度量词,如“虫脑”“屋子”“牛”“马”等,这说明它们在任何时候

人们不考虑其事物的空间属性,它们的“个体性”特征突出。

(二)度量词在计量使用中的“利益”原则,对个体名词加度量词的影响

度量词这样的计量单位是人们制定某种标准来划分切割事物所占的某方面空间或隐喻性空间,因此用这种标准来计量事物,一定是出于某种目的。(1)所计量对象大都是通过交易来获取的人类领域的事物,于人有用有利,满足需要;无用(如泥水、树叶)甚至有害的事物(如跳蚤),或者一般不进入人类生活领域的“自然”事物,尽管都有空间属性,一般不用“数+度量词+名词”格式来计量:

(18) 个体有生事物名词:一斤虾(√);一斤跳蚤(×)//一吨小白鼠(√);一吨老鼠(×)

个体无生事物名词:三斤烟叶(√);三斤落叶(×)//三尺布(√);三尺破布(×)

物质名词:一吨液化气/沙土/油盐/水/沙林毒气(√)//一吨水气/灰烬/油烟/泥水/瓦斯(×)

集体名词:一吨纸张/一吨弹药(√)//一亩花朵(×);一吨枝叶(?)

(19) 十斤鸟/秃鹫/乌鸦/大雁(×)

例外如计算所扑灭蝗虫数量时可说“三斤蝗虫”,废品收购可说“三斤破布”,但这都是在特殊语境中使用。这时这些事物也都已是于广义上于使用者“有利”的事情了。(2)事物的某方面空间属性应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兴趣,如“高山”之高(“万丈高山”)、“长征”之长(“万里长征”)、“棋手”和“教授”之级别(“九段棋手/三级教授”)等。这种用度量词计量事物时考虑所计量事物的有用性与对事物空间属性的关注,我们称之为度量词使用中的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利益原则”。这个原则贯串在能加度量词的名词的各个次类中。

这一原则,可解释关于个体名词加度量词的两个问题:(1)可以解释部分个体名词不能加度量词的原因,在于度量词排斥无用事物,或者在于这个事物一般是自然领域事物。(2)对有用事物的选择,或者关注事物某方面的空间属性,使得能搭配度量词的名词所指,进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与关注的视野,这里的事物就不再是纯粹自然领域意义上的事物。这就可以解释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的一种语义变化:加度量词时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存在领域不是自然领域,而是人类领域。

四、小 结

综上,度量词是按照一定的公认标准,对有用,或说话人所关注的某类事物,进行某方面空间的切割划分的范围量词,具有“连续”性质的范围延展义。根据对个体性事物的计量方式,我们对范围量词再进行下位划分:可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范围量词,与不能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而只能计量个体性事物的类的范围量词,后者即度量词。前者所表量的范围延展性表现为“离散”性的个体形式数量的多少不定,后者所表量的范围延展性是在“类”层面切分上的“连续”性。

注 释:

① 本文所说的个体名词同度量词的搭配,指的是个体名词直接受度量词修饰,不包括量名之间加“的”(如“三斤的鱼”)、或“数+度量词+形容词+的+个名”(如“三斤重的鱼”)、或数量词作谓语(如“鱼三斤”)等这些可能的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组合形式。根据两个成分间的距离所反映的两个成分概念关系上的密切程度,量词直接修饰名词较其它组合形式更能直接反映名词或量词的语义性质。

② 本文的“个体性”事物,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事物个体,是从事物类的角度说的,是指某类事物具有“个体性”。“个体性”事物有两种存在形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事物个体),与“个体性”事物的类形式。

[参 考 文 献]

[1] 戴梦霞. 对外汉语名量词选用教学的一点探索[J]. 汉语学习, 1999(4).

[2] 何杰.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3] 李先银. 物体量时“数+度量词+物体”与“数+容器+物体”的差别[J]. 似同实异——汉语近义表达方式的认知

语用分析.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4] 龙 涛. 量与现代汉语名词次范畴[D].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5] 刘丹青.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J]. 中国语文, 2002, (5).
- [6] 马庆株. 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J]. 中国语文, 1990, (3).
- [7] 邵敬敏.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J]. 中国语文, 1993, (3).
- [8] 沈家煊. “有界”与“无界”[J]. 中国语文, 1995, (5).
- [9] 沈家煊. 再谈“有界”与“无界”[J]. 语言学论丛, 2004 (40).
- [10]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11] 石毓智.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增订本)[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 [12] 张伯江. 名词功能游移研究[C]. 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张 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4] Craig, C.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6.
- [15] Langacker, R. Nouns and Verbs[J]. Language, 1987, (1).

(责任编辑 何坤翁)

Collocation of Individual Nouns with Measure Words in Terms of Ambiguity in “Three *jin* of Fish”

LONG Tao¹, YANG Fengbin²

(1.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ONG Tao (1966-), male, Doctor, Professor,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epartment, majoring in grammar of Chinese and linguistics; YANG Fengbin (1956-), male, Doctor,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ancient characters of Chinese.

Abstract: The structure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number + measure word + individual noun”, is ambiguous when it is used to denote numbers and quantities of things. It has some semantic changes when the same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 noun collocates with individual quantifiers or measure words. When the same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 noun is in collocation with measure words, it denotes the kind of homogeneous “individual” things in the human sense, highlighting the features of things.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for semantic changes are caused by two aspects: measure words and individual nouns. The former classifies the “kind” of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features; the “interest” principle in the process of collocation of individual nouns with measure words results in a series of semantic changes. The latter shares three semantic features of different levels: “[animate]”, “[individual homogeneity]”, “[feature salience]”, which restrict the choices of collocation of the interior sub-type of individual nouns with measure words and hence sub-classify individual nouns.

Key words: measure words; “continuous” range quantity; “individuality”; feature salience, “animate”; homogeneous individual